

前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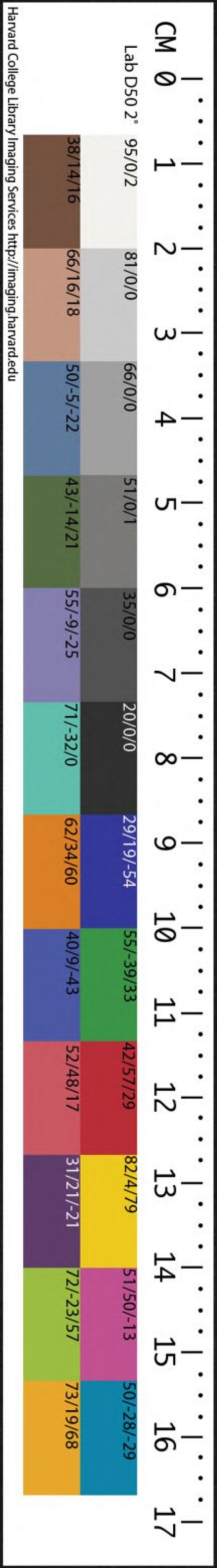
卷七十四之七十八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49

T 2455/21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http://imaging.harvard.edu>

前漢書卷七十四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漢和
學漢和
珍藏印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也

師古曰說者謂相即魏無知之後蓋承淺近之書為

妄深矣徙平陵少學易為郡卒史舉賢良以對策高第為

茂陵令頃之御史大夫桑弘羊客詐稱御史止傳

師古曰傳

謂縣之傳舍丞不以時謁客怒縛丞相疑其有姦收捕案致

其罪論棄客市茂陵大治後遷河南太守禁止姦邪豪

前漢書卷七十四 魏相丙吉傳第四十四

疆畏服會丞相車千秋死先是千秋子爲雒陽武庫令
自見失父而相治郡嚴恐又獲罪乃自免去相使掾追
呼之遂不肯還相獨恨曰大將軍聞此令去官必以爲
我用丞相死不能遇其子使當世貴人非我殆矣師古曰殆
危也武庫令西至長安大將軍霍光果以責過相曰幼主
新立以爲由谷京師之固武庫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弟
爲關都尉子爲武庫令今河南太守不深惟國家大策
師古曰惟思也苟見丞相不在而斥逐其子何淺薄也後人有
告相賊殺不辜事下有司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
人師古曰來京師諸官府爲戍遮大將軍自言願復
卒若今衛士上番分守諸司

作一年以贖太守罪河南老弱萬餘人守關欲入上書

關吏以聞大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廷尉獄

師古曰光心以

武庫令事嫌之而下其賊殺不辜之獄也

又繫踰冬會赦出復有詔守茂陵

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相與丙吉相

善時吉爲光祿大夫子相書曰朝廷已深知弱翁治行

方且大用矣願少慎事自重臧器于身相心善其言爲

霽威嚴

臣贊曰霽止也

居部二歲徵爲諫大夫復爲河南太守

數年宣帝卽位徵相入爲大司農遷御史大夫四歲大

將軍霍光薨上思其功德以其子禹爲右將軍兄子樂

平侯山復領尚書事

師古曰山者去病之孫今言兄子此傳誤

相因平恩侯

許伯奏封事言春秋譏世卿惡宋三世爲大夫及魯季孫之專權皆言亂國家自後元以來祿去王室政繇冢宰今光死子復爲大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諸壻據權

執在兵官光夫人顯及諸女皆通籍長信宮師古曰通籍謂禁門

之中皆有名籍恣出入也或夜詔門出入驕奢放縱恐寢不制宜有

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又

故事諸上書者皆爲二封署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

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

雍蔽師古曰雍讀曰雍宣帝善之詔相給事中皆從其議霍氏

殺許后之謀始得上聞乃罷其三侯令就第師古曰馬及雲山也

親屬皆出補吏於是韋賢以老病免相遂代爲丞相封

高平侯食邑八百戶及霍氏怨相又憚之謀矯太后詔

先召斬丞相然後廢天子事發覺伏誅宣帝始親萬機

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元

康中匈奴遣兵擊漢屯田車師者不能下上與後將軍

趙克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使不敢復

擾西域相上書諫曰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

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

恨小故不恐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

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

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師古曰。此引老子道經之語。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介之

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

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

者詳議。乃可。師古曰。平昌侯王無故。樂昌侯王武並。上

從相言而止。相明易經有師法。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

奏。師古曰。既觀國家故事。又觀前人所奏便宜之章也。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

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

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曰。臣聞明主在

上。賢輔在下。則君安。虞而民和睦。師古曰。虞與娛同。臣相幸得

備位。不能奉明法。廣教化。理四方。以宣聖德。民多背本

趨末。師古曰。本農業也。末商賈也。或有饑寒之色。爲陛下之憂。臣相

罪當萬死。臣相知能淺薄，不明國家大體，時用之宜，惟

民終始未得所繇。師古曰：惟思也。竊伏觀先帝聖德仁恩之厚，

勤勞天下，垂意黎庶，憂水旱之災，為民貧窮，發倉廩，振

乏餒。師古曰：餒，饑也。遣諫大夫博士巡行天下，察風俗，舉賢良，

平冤獄，冠蓋交道，省諸用，寬租賦，弛山澤，波池。師古曰：弛，放也。

言不禁障之也。波，讀曰陂。禁秣馬，酤酒貯積。師古曰：秣，以粟米飲馬也。酤，酒者糜費深也。貯，積者滯也。

所以周急，繼困，慰安元元，便利百姓之道，甚備。

臣相不能悉陳，昧死奏故事詔書凡二十三事，臣謹案

王法必本於農，而務積聚，量入制用，以備凶災。亡六年

之畜尚謂之急。師古曰：畜，讀曰蓄。禮記王制云：國無九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謂之大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謂之大無。

年之蓄，謂曰國非其國也。元鼎二年，平原渤海太山東郡溥被災害，

民餓死於道路，二千石不豫慮其難，使至於此。賴明詔

振抆，乃得蒙更生。今歲不登，穀暴騰踴。師古曰：價，忽大貴也。臨秋

收斂，猶有乏者。至春恐甚，亡以相恤。西羌未平，師旅在

外，兵革相乘，臣竊寒心。宜蚤圖其備，唯陛下留神。元元

帥繇先帝盛德，以撫海內。師古曰：帥，循也。上施行其策，又數表

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師古曰：表，謂標也。明之，采撮取也。曰：臣相幸

得備員奉職，不脩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

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

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

陰陽之分以日為紀曰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

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

春張晏曰木為仁仁者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

張晏曰火為禮禮者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

張晏曰金為義義者成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

張晏曰水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

張晏曰土為信信者誠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方之卦不

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與兌治則饑

秋與震治則華冬與離治則泄師古曰天地之夏與坎

治則電明王謹于尊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

四時師古曰節授民事師古曰各依其君動靜以道奉

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

災害不生五穀孰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不

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

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

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為陰陽者王事

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

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

八如淳曰第八天子衣服之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

宮曰令羣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

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師古曰

王陵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

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

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師古曰是奉宗廟安天

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

湯舉秋貢禹舉冬應劭曰四時各舉所施行政事服虔

古曰高帝時自有一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

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

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師古曰罷軍卒卒之疲

軍而休罷者御史大夫鼂錯時為太子家令奏言其狀

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

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

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相數陳便宜

上納用焉相敕掾史案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

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上相輒奏言之

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

不如吉寬視事九歲神爵三年薨諡曰憲侯子弘嗣甘

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師古曰弘坐騎至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也治律令為魯獄史積功勞稍遷

至廷尉右監坐法失官歸為州從事武帝末巫蠱事起

萬曆二十五年刊

吉以故廷尉監徵師古曰被召詣京師詔治巫蠱郡邸獄時宣帝

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吉見而憐之又心知

太子無事實重哀曾孫無辜吉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

孫置閒燥處吉治巫蠱事連歲不決後元二年武帝疾

往來長楊五柞宮師古曰長楊五柞宮並在盤屋往來二宮之間望氣者言長

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

者師古曰條謂疏錄之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謁者令郭穰夜到

郡邸獄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

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穰還以聞

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

者獨賴吉得生恩及四海矣師古曰吉拒閉使者天子感寤乃普赦天下其郡邸

繫獄者既因吉得生而赦宥之恩遂及四海也曾孫病幾不全者數焉吉數救

保養乳母加致醫藥視遇甚有恩惠以私財物給其衣

食後吉為車騎將軍軍市令遷大將軍長史霍光甚重

之入為光祿大夫給事中昭帝崩亡嗣大將軍光遣吉

迎昌邑王賀賀即位以行淫亂廢光與車騎將軍張安

世諸大臣議所立未定吉奏記光曰將軍事孝武皇帝

受襁褓之屬任天下之寄孝昭皇帝早崩亡嗣海內憂

懼欲亟聞嗣主發喪之日以大誼立後師古曰雖無嫡嗣旁立支屬令

宗廟有奉所立非其人復以大誼廢之師古曰恐危社稷故廢黜之

天下莫不服焉方今社稷宗廟羣生之命在將軍之壹

舉竊伏聽於衆庶察其所言諸侯宗室在位列者未有

所聞於民間也而遺詔所養武帝曾孫名病已在掖庭

外家者晉灼曰出郡邸獄歸在外家史氏後入掖庭耳吉前使居郡邸時見其

幼少至今十八九矣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願將

軍詳大議參以著龜豈宜褒顯先使入侍師古曰侍太后今天

下昭然知之然後決定大策天下幸甚光覽其議師古曰

納而用之遂尊立皇曾孫遣宗正劉德與吉迎曾孫於掖庭

宣帝初卽位賜吉爵關內侯吉爲人深厚不伐善自曾

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師古曰遭遇謂升大位也故朝廷莫能明

其功也地節三年立皇太子吉爲太子太傅數月遷御

史大夫及霍氏誅上躬親政省尚書事是時掖庭宮婢

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師古曰謂未爲宮婢時有舊夫見在

俗間者章下掖庭令考問則辭引使者丙吉知狀掖庭令

將則詣御史府以視吉師古曰視讀曰示吉識謂則曰汝嘗坐

養皇曾孫不謹督笞汝安得有功師古曰督謂察視之獨渭城胡

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分別奏組等共養勞苦狀詔吉

求組徵卿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詔免則爲庶人賜錢

十萬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

制詔丞相朕微眇時御史大夫吉與朕有舊恩厥德茂

爲曆一十五年刊

焉詩不云虜亡德不報其封吉為博陽侯邑千三百戶

臨當封吉疾病上將使人加紼而封之及其生存也應劭

曰吉時疾不能起欲如君視疾加朝服拖紳就封之也師古曰紼繫印之組也音弗上憂吉疾不

起太子太傅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

其樂以及子孫今吉未獲報而疾甚非其死疾也後病

果瘳師古曰瘳與愈同吉上書固辭自陳不宜以空名受賞上

報曰朕之封君非空名也而君上書歸侯印是顯朕之

不德也方今天下少事君其專精神省思慮近醫藥以

自持後五歲代魏相為丞相吉本起獄法小吏後學詩

禮皆通大義及居相位上寬大好禮讓掾史有罪臧不

稱職輒予長休告師古曰長給休假令其去職也終無所案驗客或謂

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

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

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

吏者酒數逋蕩師古曰逋亡也蕩放也謂亡其嘗從吉所供之職而游放也者讀曰嗜

出醉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師古曰斥棄逐也吉曰

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恐之李奇

曰地猶第也師古曰地亦但也語聲之急耳此不過汗丞相車茵耳師古曰茵蓐也

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發犇命警備事

師古曰犇古奔字也有命則奔赴之言應速也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邊郡

發奔命書馳來至馭吏因隨驛騎至公車刺取

師古曰刺謂探

候之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白狀因曰恐虜所

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

善其言召東曹案邊長吏瑣科條其人

張晏曰瑣錄也欲科條其人老

少及所經歷知其本以文武進也

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

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

師古曰卒讀曰猝

以得譴

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亡不可

容能各有所長嚮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

有掾史繇是益賢吉吉又嘗出逢清道羣鬪者死傷橫

道

李奇曰清道時反羣鬪也師古曰清道謂天子當出或有齋祠先令道路清淨

吉過之不問

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

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

吉吉曰民鬪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

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

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

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

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五鳳三

年春吉病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

者吉辭謝曰羣臣行能明主所知愚臣無所能識上固

問吉頓首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

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
詳平天下自以不寃太僕陳萬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
行止此三人能皆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
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徵西河太守杜延
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
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
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吉薨諡
曰定侯子顯嗣甘露中有罪削爵為關內侯官至衛尉
太僕始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
齋衣師古曰未祭一日其夕丞相言大怒謂其夫人曰
展視牲具謂之夕牲

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夫人為言然
後乃已吉中子禹為水衡都尉少子高為中壘校尉元
帝時長安士伍尊上書師古曰先嘗有爵經奪免之而與士卒為伍故稱士伍其人名
尊言臣少時為郡邸小吏竊見孝宣皇帝以皇曾孫在
郡邸獄是時治獄使者丙吉見皇曾孫遭離無辜吉仁
心感動涕泣悽惻選擇復作胡組養視皇孫吉常從臣
尊日再侍臥庭上師古曰郡邸之庭也侍謂參省之也時皇孫孩弱常在襁褓故指言臥也
後遭條獄之詔吉扞拒大難不避嚴刑峻法既遭大赦
吉謂守丞誰如皇孫不當在官師古曰守丞者守獄官之丞誰如者其人名
使誰如移書京兆尹遣與胡組俱送京兆尹不受復還

及組日滿當去皇孫思慕吉以私錢顧組令留與郭徵

卿並養數月乃遣組去後少內嗇夫白吉曰食皇孫亡

詔令師古曰少內掖庭主府藏之官也食讀曰飢詔令無文無從得其廩具也時吉得食米

肉月月以給皇孫吉即時病師古曰有病時也輒使臣尊朝夕

請問皇孫視省席蓐燥濕候伺組徵卿不得令晨夜去

皇孫敖盪師古曰去離也敖游戲也盪放也數奏其毳食物師古曰奏進也毳讀

與脆所以擁全神靈成育聖躬功德已亡量矣時豈豫

知天下之福而徼其報哉誠其仁恩內結於心也雖介

子推割肌以存君不足以比師古曰韓詩外傳云晉公

須以從因盜其資而逃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也過曹里鳧孝宣皇帝

時臣上書言狀幸得下吉吉謙讓不敢自伐刪去臣辭

專歸美於組徵卿組徵卿皆以受田宅賜錢吉封為博

陽侯臣尊不得比組徵卿臣年老居貧死在旦暮欲終

不言恐使有功不著吉子顯坐微文奪爵為關內侯臣

愚以為宜復其爵邑以報先人功德先是顯為太僕十

餘年與官屬大為姦利臧千餘萬司隸校尉昌案劾罪

至不道奏請逮捕上曰故丞相吉有舊恩朕不忍絕免

顯官奪邑四百戶後復以為城門校尉顯卒子昌嗣爵

關內侯成帝時修廢功以吉舊恩尤重鴻嘉元年制詔

丞相御史蓋聞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廟廣賢聖之

路也故博陽侯吉以舊恩有功而封今其祀絕朕甚憐之夫善善及子孫古今之通誼也其封吉孫中郎將關內侯昌為博陽侯奉吉後國絕三十二歲復續云昌傳子至孫王莽時乃絕

贊曰古之制名必繇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體相待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冠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修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虜哉師古曰言致治非徒然也前漢書卷七十四終

前漢書卷七十五

睦兩夏侯京翼李傳第四十五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睦弘字孟魯國蕃人也少時好游俠鬪雞走馬長乃變

節從嬴公受春秋

師古曰嬴姓也公長老之號耳

以明經為議郎至符

節令孝昭元鳳三年正月泰山萊蕪山南匈匈有數千

人聲民視之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

深八尺三石為足石立後有白鳥數千下集其旁是時

昌邑有枯社木臥復生

師古曰社木社主之樹也

又上林苑中大柳樹

斷枯臥地亦自立生有蟲食樹葉成文字曰公孫病已立

孟推春秋之意以為石柳皆陰類下民之象而泰山者岱

宗之嶽王者易姓告代之處今大石自立僵柳復起非人

力所為此當有從匹夫為天子者枯社木復生故廢之家

公孫氏當復興者也孟意亦不知其所在即說曰先師董

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漢家堯

後有傳國之運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

孟康曰誰問差擇也擇天

天下禮以帝位

師古曰禮古禪字也

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後

以承順天命孟使友人內官長賜上此書

師古曰內官署名百官表云內

官長丞初屬少府中屬王爵後屬宗正賜者其長之名

時昭帝幼大將軍霍光秉

政惡之下其書廷尉奏賜孟妄設祆言惑眾大逆不道

皆伏誅後五年孝宣帝興於民間即位徵孟子為郎

夏侯始昌魯人也通五經以齊詩尚書教授自董仲舒

韓嬰死後武帝得始昌甚重之始昌明於陰陽先言柏

梁臺災日至期日果災時昌邑王以少子愛上為選師

始昌為太傅年老以壽終族子勝亦以儒顯名

夏侯勝字長公初魯共王分魯西寧鄉

師古曰共讀如恭恭王名餘景

帝之也以封子節侯別屬大河大河後更名東平故勝為

東平人勝少孤好學從始昌受尚書及洪範五行傳說

災異後事師古曰姓蔺名卿音姦蔺卿師古曰姓蔺名卿音姦又從歐陽氏問為學精孰

所問非一師也善說禮服師古曰禮之喪服也徵為博士光祿大

夫會昭帝崩昌邑王嗣立數出師古曰每出遊戲也勝當乘輿前

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王

怒謂勝為祆言縛以屬吏吏白大將軍霍光光不舉法

是時光與車騎將車張安世謀欲廢昌邑王光讓安世

以為泄語安世實不言迺召問勝勝對言在洪範傳曰

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別下人有伐上者惡察察言師古曰惡謂忌諱也察謂計謀不敢明顯故云臣下有謀光

安世大驚以此益重經術士後十餘日光卒與安世共

白太后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光以為羣臣奏事東宮太

后省政師古曰省視也宜知經術白令勝用尚書授太后遷長

信少府賜爵關內侯以與謀廢立定策安宗廟益千戶

宣帝初即位欲褒先帝詔丞相御史曰朕以眇身蒙遺

德承聖業奉宗廟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仁誼厲威武

北征匈奴單于遠遁南平氐羌昆明甌駱兩越師古曰甌駱皆

越東定蕤貉朝鮮張晏曰蕤也貉也廓地斥境立郡縣百

蠻率服款塞自至珍貢陳於宗廟協音律造樂歌薦上

帝封太山立明堂改正朔易服色明開聖緒尊賢顯功

與滅繼絕褒周之後備天地之禮廣道術之路上天報

况師古曰符瑞並應實鼎出白麟獲海效鉅魚

况賜也也鉅大神人並見山稱萬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

未稱朕甚悼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於是羣臣大

議廷中皆曰宜如詔書長信少府勝獨曰武帝雖有攘

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亡度

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過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

里師古曰言無五穀之苗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

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

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

出口雖死不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師古曰蔡義田廣明

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

勝不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世宗廟奏

盛德文始五行之舞天下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巡

狩所幸郡國凡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勝霸既

久繫霸欲從勝受經勝辭以罪死霸曰朝聞道夕死可

矣勝賢其言遂授之繫再更冬講論不怠至四年夏關

東四十九郡同日地動或山崩壞城郭室屋殺六千餘

人上乃素服避正殿遣使者弔問吏民賜死者棺錢下

詔曰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託士民之上未

能和羣生曩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其

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術士有以應變補朕之闕毋有

所諱因大赦勝出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揚州刺史勝

為人質樸守正簡易亡威儀見時謂上為君師古曰見於天子

誤相字於前師古曰前天子之前君前臣名不當相呼字也上亦以是親信之

師古曰知其質樸也嘗見出道上語師古曰入見天子而上聞而其言為外人道之

讓勝勝曰陛下所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

見誦臣以為可傳故傳耳朝廷每有大議上知勝素直

謂曰先生通正言無懲前事師古曰通謂陳道之也懲創也前事謂坐議廢樂事

勝復為長信少府遷太子太傅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

黃金百斤年九十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二百

萬為勝素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

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

如俛拾地芥耳師古曰地芥謂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其易而必得也青紫卿大夫

之服也俛即俯字也學經不明不如歸耕勝從父子建字長卿師古曰

曰從父昆弟之子名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師古曰言於勝

及高兩處采問疑義而得之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

引以文章句具文飾說勝非之曰建所謂章句小儒破

碎大道建亦非勝為學疏略難以應敵建卒自顯門名

經為議郎博士至太子少傅勝子兼為左曹太中大夫

孫堯至長信少府司農鴻臚曾孫蕃郡守州牧長樂少

萬曆二十五年刊

府勝同產弟子賞為梁內史梁內史子定國為豫章太守而建子千秋亦為少府太子太傅

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延壽

字贛師古曰贛音貢贛貧賤以好學得幸梁王王共資其用師古

曰恭令極意學既成為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司

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師古曰以其常先知姦邪故欲為盜賊者不敢起發愛養

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欲遷為他官也三老官

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

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

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主一日六十四卦為三

百六十日餘四卦震離兌坎為方伯監司之官所以用震離兌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時各專主

之氣各卦主時其法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好鍾律

各以其日觀其善惡也知音聲初元四年以孝廉為郎末光建昭聞西羌反日

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師古曰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疏先言

其將然近數月遠一歲所言屢中天子說之數召見問

房對曰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末世以毀

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官各試其功災異

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晉灼曰令丞尉治一縣崇教化

亡犯法者輒遷有盜賊滿二日不覺者則尉事上令公

卿朝臣與房會議溫室師古曰溫室殿名也皆以房言煩碎令上

下相司不可許上意鄉之時部刺史奏事京師上召見諸刺史令房曉以課事刺史復以爲不可行唯御史大夫鄭弘光祿大夫周堪初言不可後善之是時中書令石顯顯權顯友人五鹿充宗爲尚書令與房同經論議相非二人用事房嘗宴見師古曰以閑宴時而入見天子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道也幽厲何不覺寤而更求賢曷爲卒任不肖以至於上曰臨

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之然則任賢刁趙高政治日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視萬世之君師古曰視讀曰示今陛下

卽位已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墮夏霜冬靄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螟蟲民人饑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記災異盡備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誰與上曰然幸其瘡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也師古曰瘡與愈同愈猶勝也言

今之災異及政道猶幸勝於往日又不由所任之人

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

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廼曰今為亂者

誰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

之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

者是矣房指謂石顯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諭房罷出後

上令房上弟子曉知考功課吏事者欲試用之房上中

郎任良姚平願以為刺史試考功法臣得通籍殿中為

奏事以防雍塞師古曰雍讀曰壅石顯五鹿充宗皆疾房欲遠

之師古曰出之令遠去建言宜試以房為郡守元帝於是以前

魏郡太守秩八百石居得以考功法治郡房自請願無

屬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如淳曰令長屬縣自課第

殿歲竟乘傳奏事天子許焉房自知數以論議為大臣

所非內與石顯五鹿充宗有隙不欲遠離左右及為太

守憂懼房以建昭三年二月朔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

蒙氣衰去太陽精明臣獨欣然以為陛下有所定也然

少陰倍力而乘消息孟康曰房以消息卦為辟辟君也息卦曰太陰消卦曰太陽其餘卦

日少陰少陽謂臣下也并力雜卦氣干消息也臣疑陛下雖行此道猶不得如

意臣竊悼懼守陽平侯鳳欲見未得至已卯臣拜為太

守此言上雖明下猶勝之効也師古曰言權臣蔽主之明故已出為郡守也

臣出之後恐必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願歲盡

乘傳奏事蒙哀見許迺辛巳蒙氣復乘卦太陽侵色張晏

日晉卦解卦也太陽陽侵色謂大壯也此上大夫覆陽而上意疑也師古曰覆掩蔽

也巳卯庚辰之間必有欲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

房未發上令陽平侯鳳承制詔房止無乘傳奏事房意

愈恐去至新豐因郵上封事師古曰郵行書者也若今傳送文書矣曰臣

前以六月中言遯卦不効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為災

師古曰道人有道術之人也天氣寒而又有水涌出也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

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房言災異未

嘗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曰陛下

至仁於臣尤厚雖言而死臣猶言也平又曰房可謂小

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

而死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先趣之

師古曰趣讀曰促今臣得出守郡自詭效功師古曰詭責也自以為憂責也恐

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異師古曰塞亦當也當正

先之死為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丙戌小雨

丁亥蒙氣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

分蒙氣復起孟康曰分一日為八十分分起夜半是為戊子之日日在巳西而蒙也蒙常以晨夜

今向中而蒙起是臣黨盛君不勝也此陛下欲正消息雜卦之黨并力而

爭消息之氣不勝彊弱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巳丑夜有

還風盡辛卯孟康曰諸卦氣以寒溫不效後九十一日為還風還風暴風也風為教令言正令還

萬曆二十五年刊

也太陽復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孟康曰京房傳曰雖非日月同宿之時陰

道盛猶上薄日光如此但日無光不食也此邪陰同力而太陽為之疑也臣

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異張晏曰九陽數之極也孟康曰晝食為既夜食

為盡而星亡為星不見也臣願出任良試考功臣得居內星亡之異

可去議者知如此於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

若試師臣為刺史又當奏事故復云為刺史恐太守不

與同心不若以為太守此其所以隔絕臣也陛下不違

其言而遂聽之此廼蒙氣所以不解太陽亡色者也臣

去朝稍遠太陽侵色益甚唯陛下無難還臣而易逆天

意邪說雖安于人天氣必變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願

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初淮陽憲王舅張博從

房受學以女妻房房與相親每朝見輒為博道其語師

日所與天子言皆具說之以為上意欲用房議而羣臣惡其害已故

為眾所排博曰淮陽王上親弟敏達好政欲為國忠今

欲令王上書求入朝得佐助房房曰得無不可博曰前

楚王朝薦士何為不可房曰中書令石顯尚書令五鹿

君相與合同巧佞之人也事縣官十餘年及丞相韋侯

皆久師古曰韋玄成也亡補於民可謂亡功矣此尤不欲行考

功者也淮陽王即朝見勸上行考功事善不然但言丞

相中書令任事久而不治可休丞相以御史大夫鄭弘

代之遷中書令置他官以鉤盾令徐立代之如此房考
功事得施行矣博具從房記諸所說災異事因令房為
淮陽王作求朝奏草皆持東與淮陽王石顯微司具知
之以房親近未敢言及房出守郡顯告房與張博通謀
非謗政治歸惡天子詿誤諸侯王語在憲王傳初房見
道幽厲事出為御史大夫鄭弘言之房博皆棄市弘坐
免為庶人房本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死時年四十一
翼奉字少君東海下邳人也治齊詩與蕭望之匡衡同
師三人經術皆明衡為後進望之施之政事而奉惇學
不仕好律歷陰陽之占元帝初即位諸儒薦之徵侍詔

宦者署數言事宴見天子敬焉時平昌侯王臨以宣帝

外屬侍中稱詔欲從奉學其術奉不肯與言而上封事

曰臣聞之於師治道要務在知下之邪正人誠鄉正師古

曰鄉讀雖愚為用若迺懷邪知益為害知下之術在於

六情十二律而已北方之情好也好行貪狼申子主之

孟康曰北方水水生於申盛於子水性觸地而行觸東

方之情怒也怒行陰賊亥卯主之孟康曰東方木木生

水氣而生貫地而出故為怒貪狼必待陰賊而後動陰

賊必待貪狼而後用二陰並行是以王者忌子卯也禮

經避之春秋諱焉李奇曰北方陰也卯又陰賊故為二

陰王者忌之不舉樂春秋禮記說皆

同賈氏說桀以乙卯亡紂以甲子喪惡以為戒張晏曰
子刑卯卯刑子相刑之日故以為忌而云夏以乙卯亡
殷以甲子亡不推湯武以與此說非也師古曰儒者以
為子卯夏殷亡日太失之矣何儒亮以為學者雖駁云
只取夏殷亡日不論殷周之興以為大失不博考其義
且天人之際其理相符有德者昌無德者亡以桀紂之
暴虐又遇惡日其理必亡以湯武之德固先天
而天不違所謂德能消殃矣豈殃能消德也
南方之

情惡也惡行廉貞寅午主之

孟康曰南方火火生於寅感於午火性炎猛無所容

受故為惡其氣精

西方之情喜也喜行寬大巳酉主之

孟康曰西方金生於巳盛於酉金之為物喜以利刃加於萬物故為喜利刃所加無不寬大故曰寬大也

二陽並行是以王者吉午酉也詩曰吉日庚午上方之

情樂也樂行姦邪辰未主之

孟康曰上方謂北與東也陽氣所萌生故為上辰窮

水也未窮木也翼氏風角曰木落歸本水流歸末故木利在亥水利在辰盛衰各得其所故樂也水窮則無隙

不入木上出窮則

下方之情哀也哀行公正戌丑主之

孟康曰下方謂南與西也陰氣所萌生故為下戌窮火也丑窮金也翼氏風角曰金剛火疆各歸其鄉故火刑於午金刑於酉酉午金火之盛也盛時而受刑至窮辰無所歸故曰哀也火性無所私金性方剛故曰公正

未屬陰戌丑屬陽萬物各以其類應今陛下明聖虛靜

以待物至萬事雖眾何聞而不諭豈況乎執十二律而

御六情於以知下參實亦甚優矣萬不失一自然之道

也迺正月癸未日加申有暴風從西南來未主姦邪申

主貪狼風以大陰下抵建前是人主左右邪臣之氣也

張晏曰初元二年歲在甲戌正月二十二日癸未也太陰在大歲後孟康曰時太陰在未月建在寅風從未下至寅南也建為主氣太陰臣氣也加主氣是人主左右邪臣驗也晉灼曰癸未日風未辰也時加申張說是也

平昌侯比三來見臣皆以正辰加邪時辰為客時為主
人以律知人情王者之秘道也張晏曰平昌侯欲依上

申申知祕道也孟康曰謂乙丑之日也丑為正日加未
而來為邪時晉灼曰奉以未為邪時占知平昌侯為邪
人此當言皆以邪辰加邪時字誤作正耳下言大邪之
見辰時俱邪是也翼氏曰五行動為五音四時散為十
二律也愚臣誠不敢以語邪人上以奉為中郎召問奉來

者以善日邪時孰與邪日善時奉對曰師法用辰不用

日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子為辰甲為日不用甲也辰為客時為主人見於明

主侍者為主人張晏曰禮君燕見臣則使臣為主人故侍者為主人辰正時邪見

者正侍者邪辰邪時正見者邪侍者正忠正之見侍者

雖邪辰時俱正孟康曰大正厭小邪也凡辰時屬南與西為正北與東為邪晉灼曰以上占揲

之南方巳午西方酉戌東北寅丑為正 大邪之見侍者

雖正辰時俱邪孟康曰大邪厭小正也即以自知侍者之邪而時

邪辰正見者反邪孟康曰凡占以見者為本今自知侍者邪而時復邪則邪無所施故屬見

者晉灼曰上言中正客見侍者雖邪辰時俱正然則小邪屬主人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正來反我小邪故也

即以自知侍者之正而時正辰邪見者反正孟康曰巳

正而時復正則正無所施辰雖邪而見者更正也晉灼曰上言大邪客見侍者雖正辰時俱邪然則小正屬主人矣以此法占之即以自知主人之正而時正辰

邪矣何以知之見者以大邪來反我小正故也 辰為

常事時為一行孟康曰假令甲子日則一日一夜辰疏為子時十二時也日加之行過也

而時精其效同功必參五觀之然後可知故曰察其所

繇省其進退參之六合五行則可以見人性知人情難

用外察從中甚明故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

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歷張晏曰性謂五行也歷謂日也

仁甲巳主之心性躁躁行禮丙辛主之脾性力力行信

戊癸主之肺性堅堅行義乙庚主之腎性智智行敬丁

壬主觀情以律張晏曰情謂六情廉貞寬大公正明主

之也姦邪陰賊貪狼也律十二律也所宜獨用難與二人共也故曰顯諸仁減諸用露之則

不神獨行則自然矣唯奉能用之學者莫能行是歲關

東大水郡國十一饑疫尤甚上廼下詔江海陂湖園池

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稅損大官膳減樂府員省苑

園諸宮館稀御幸者勿繕治大僕少府減食穀馬水衡

省食肉獸明年二月戊午地震其夏齊地人相食七月

已酉地復震上曰蓋聞賢聖在位陰陽和風雨時日月

光星辰靜黎庶康寧考終厥命今朕共承天地託于公

侯之上明不能燭德不能綏災異並臻連年不息乃二

月戊午地大震于隴西郡毀落太上廟殿壁未飾壞敗

獯道縣師古曰獯音完城郭官寺及民室屋厭殺人衆山崩地

裂水泉漏出一年地再動天惟降災震驚朕躬治有大

虧咎至於此夙夜兢兢不通大變深懷鬱悼未知其序

比年不登元元困乏不勝饑寒以陷刑辟朕甚閔焉憐

怛於心師古曰憐音千感反已詔吏虛倉廩開府臧振採貧民羣

司其茂思天地之戒師古曰茂勉也有可蠲除減省以便萬姓

者各條奏悉意陳朕過失靡有所諱因赦天下舉直言
極諫之士奉奏封事曰臣聞之於師曰天地設位懸日
月布星辰分陰陽定四時列五行以視聖人名之曰道
聖人見道然後知王治之象故畫州土建君臣立律歷
陳成敗以視賢者名之曰經賢者見經然後知人道之
務則詩書易春秋禮樂是也易有陰陽詩有五序孟康曰詩
內傳曰五際卯酉午戌亥也陰陽終始際會之歲於此則有變改之政也春秋有災異皆列
終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至秦乃不說傷
之以法師古曰言不悅詩書而以文法傷文學之人也是以大道不通至於滅
亡今陛下明聖深懷要道燭臨萬方布德流惠靡有關

遺罷省不急之用振救困貧賦醫藥

師古曰賦謂分給之賜官錢

恩澤甚厚又舉直言求過失盛德純備天下幸甚臣奉

竊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

師古曰小雅篇名也知日蝕

地震之效昭然可明猶巢居知風穴處知雨

師古曰巢居鳥鵲之

屬也穴處狐狸之類也亦不足多適所習耳臣聞人氣內逆則感

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

然者陽用其精陰用其形猶人之有五藏六體五藏象

天六體象地故臧病則氣色發於面體病則欠申動於

貌今年太陰建於甲戌律以庚寅初用事歷以甲午從

春孟康曰太陰在甲戌則太歲在子十一月庚寅日黃鍾律初起用事也歷中甲庚律得

參陽性中仁義情得公正貞廉

張晏曰甲寅皆三陽甲在東方為仁庚在西方

為義戊為公正寅午為廉貞晉灼曰木數三寅在東方木位之始故曰參陽也師古曰中音竹仲反百年

之精歲也正以精歲本以王位

張晏曰日臨終時接律春也

而地大震其後連月久陰雖有大令猶不能復

師古曰太令謂

虛倉廩開府庫之屬也復補也陰氣盛矣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

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

姓親而易進異姓疏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廼為平

均今左右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為親異姓之臣又疏

二后之黨滿朝非特處位執尤奢僭過度呂霍上官足

以卜之甚非愛人之道又非後嗣之長策也陰氣之盛

不亦宜乎臣又聞未央建章甘泉宮才人各以百數皆

不得天性師古曰言絕男女之好也若杜陵園其已御見者臣于不

敢有言雖然太皇太后之事也及諸侯王園與其後宮

宜為設員出其過制者此損陰氣應天救邪之道也今

異至不應災將隨之其法大水極陰生陽反為大旱甚

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是矣師古曰伯姬魯成公女宋恭公之夫人也幽居守寡

既久而遇火災極陰生陽也唯陛下財察師古曰財與裁同明年夏四月乙

未孝武園白鶴館災奉自以為中上疏曰臣前上五際

地震之效曰極陰生陽恐有火災不合明聽未見省荅

臣竊內不自信今白鶴館以四月乙未時加於卯月宿

萬曆二十五年刊

亢災與前地震同法臣奉迺深知道之可信也不勝拳

拳願復賜間卒其終始師古曰間空隙也卒盡也上復延問以得失

奉以為祭天地於雲陽汾陰及諸寢廟不以親疏迭毀

皆煩費違古制又宮室苑囿奢泰難供以故民困國虛

亡累年之畜所繇來久不改其本難以末正迺上疏曰

臣聞昔者盤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師古曰盤庚殷王名也將

遷亳殷衆庶咸怨作盤庚三篇以告之遂乃遷都事見尚書也竊聞漢德隆盛在於孝

文皇帝躬行節儉外省繇役其時未有甘泉建章及上

林中諸離宮館也未央宮又無高門武臺麒麟鳳皇白

虎玉堂金華之殿獨有前殿曲臺漸臺宣室溫室承明

耳孝文欲作一臺度用百里民之財廢而不為其積

土基至今猶存師古曰今縣南驪山又下遺詔不起山墳

故其時天下大和百姓洽初豐上也德流後嗣如今處於當今

因此制度必不能成功名八道有常王道亡常亡常者

所以應有常也必有非常一主然後能立非常之功臣

願陛下徙都於成周左據八臯右阻鼂池前鄉崧高後

介大河建榮陽扶河東南二千里以為關而入敖倉地

方百里者八九足以自娛厭諸侯之權西遠羌胡之

難師古曰厭抑也音一葉反遠音于萬反陛下共已亡為師古曰共讀日恭按成

周之居兼盤庚之德萬歲之後長為高宗漢家郊兆寢

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臣奉誠難亶居而改作師古曰

但但居謂依舊都也故願陛下遷都正本衆制皆定亡復繕治宮

館不急之費歲可餘一年之畜臣聞三代之祖積德以

王然皆不過數百年而絕周至成王有上賢之材因文

武之業以周召爲輔有司各敬其事在位莫非其人天

下甫二世耳然周公猶作詩書深戒成王以恐失天下

書則曰王母若殷王紂其詩則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宜監于殷駿命不易今漢初取天下起於豐沛以兵

征伐德化未洽後世奢侈國家之費當數代之用非直

費財又乃費士孝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

雖未久至於陛下八世大如淳曰呂后爲主不得

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之大爲世故八世九主矣

以疾疫百姓菜色或至相食師古曰人專食菜故地比

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師古曰比類也溷也音下頓反繇此言之

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故臣願

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更始者也天道終而

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

本而始之於以求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

順太陰以東行張晏曰如因今丙子之四月也太陰是時在甲戌當轉在乙亥丙子左旋之也

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大行考室之

禮李奇曰凡宮新成殺牲以祭祭致其五祀之神謂之禮考室師古曰考成也成其禮也詩小雅斯于之詩序

日斯于定王考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留神詳

察萬世之策書奏天子異其意答曰問奉今園廟有七

云東徙狀何如奉對曰昔成王徙洛盤庚遷殷其所避

就皆陛下所明知也非有明不能一變天下之道臣

奉愚戇狂惑唯陛下裁赦其後貢禹亦言當定迭毀禮

上遂從之及匡衡為丞相奏徙南北郊其議皆自奉發

之奉以中郎為博士諫大士八年老以壽終子及孫皆以

學在儒官

李尋字子長平陵人也治

書與張孺鄭寬中同師寬

中等守師法教授尋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

陽事丞相翟方進方進亦善為星歷除尋為吏數為翟

侯言事帝舅曲陽侯王根為大司馬票騎將軍厚遇尋

是時多災異根輔政數虛已問尋尋見漢家有中衰院

會之象其意以為且有洪水為災乃說根曰書云天聰

明蓋言紫宮極樞通位帝紀孟康曰紫宮天之北宮也極天之北極星也樞是其

迴轉者也天文志曰天極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太太

微四門廣開大道孟康曰太微天之南宮也四門太微之四門也五經六緯尊

術顯士師古曰六緯者五經之緯及樂緯也翼張舒布燭臨四海張晏曰翼二十

八星十八度舒布張廣也翼翅夾張故言也少微處士為比為輔孟康曰少微四星在

太微西主處土儒學故次帝廷女宮在後孟康曰言少

之官為太微輔佐也微次太微為天帝廷聖人承天賢賢易色取法於此師

女宮謂軒轅星也曰賢賢尊上賢人易色天官上相上將皆顯面正朝孟

輕略於色不貴之也曰朝太微宮垣也西垣為上將東垣憂責甚重要在得

為上相各專一面而正天之朝事也

人得人之效成敗之機不可不勉也昔秦穆公說諛諛

之言任佗佗之勇身受大辱社稷幾亡師古曰諛諛小

也謂聽祀子逢孫揚孫之言言鄭可襲乃使孟明視西

乞術白乙丙帥師伐鄭遂為晉襄公所禦而敗於殺三

帥盡獲匹馬隻輪皆無反者諫悔過自責思惟黃髮任

音踐佗音目乙反又音牛乞反用百里奚卒伯西域德列三

雖則元然尚論必謂此言與實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而

過今庶幾以道謂此言與實老則行事無所過失矣而

里奚本虞人也穆二者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

公用之卒成霸業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

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

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

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

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師古曰繇讀與謠同

輿人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為之

先見師古曰諄垂也音布內反明君恐懼脩正側身博問轉禍為福

不可救者即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

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

張晏曰與庶雄為桀大寇之引也師古曰將引此二者

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

宮應劭曰謂小女陳持弓也此獨未效聞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

仍出李奇曰旁宮闕而水也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

缺天淵張晏曰犯東井有水災孟康曰積水一星在北

過之張晏曰衆陽之宗故為極羽

氣乘宮孟康曰天文志曰西方為羽羽少陰之位少陰

宮中央土也土為君今水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

河不用其道師古曰錯雜也言河盛冬雷電潛龍為孽

孟康曰黑龍冬見張晏曰五行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

見孟康曰有地維星有四填星皆妖星也晉灼曰天文

去地可二丈若月始出所日蝕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

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欲埽除

改之則有年亡期師古曰言可故屬者頗有變改小貶

邪猾師古曰屬者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

已也師古曰右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

士任以大職李奇曰天士諸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

殘賊酷虐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

涌趨邪陰湛溺太陽師古曰趨字與為主結怨於民宜

以時廢退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

不旋日而至致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信者

也孟康曰天文志云縣土炭也以鐵易土耳先冬夏至

縣鐵炭於衡各一端令適停冬陽氣至炭仰而鐵低夏陰氣至炭低而鐵仰以此候二至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堤

防省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之

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服虔曰姓名也曉水掾周敞王望可與圖

之根於是薦尋哀帝初即位召尋待詔黃門使侍中衛

尉傳喜問尋曰間者水出地動日月失度星辰亂行災

異仍重極言毋有所諱尋對曰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

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

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

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眾賢待詔師古曰過猶謬

也食太官衣御府久汗玉堂之署師古曰玉堂殿在未央宮比得召

見亡以自效復時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

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閒宿留瞽言師古曰閒謂空隙之時也宿音先就及留音力救反考之文理稽之

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

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眾陽

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師古曰晷景也人君之表也故日將

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

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

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常節君不脩道則日

失其度掩昧亡光師古曰掩與暗同又音烏感反各有云為其於東方

作日初出時師古曰作起也日出之時人物皆起陰雲邪氣起者法為牽

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為近臣亂政日中為大臣欺

誣日且入為妻妾役使所營師古曰營謂繞也閒者日尤不精

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

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師古曰瘡與愈同小臣不知內事竊以

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

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

強志守度毋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

之託斷而勿聽勉強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

以財貨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

辰放流張晏曰日夜食則失光晝立六尺木不見其景也日陽失光明陰得施也陽不能制

陰陰桀得作閒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

軌臣聞月者眾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為品千里立表

萬里連紀孟康曰品同也言百里內數度同也千里則常立表度其景萬里則紀其本所起紀其宿

也如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為繩墨望成

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閒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孟康曰房

有四星其閒有三道春夏南行南頭第一星裏道也秋

冬北行北頭第一星裏道也與日同道者謂中央道也此三道者日月過軒轅上后受氣孟康曰軒轅入太微五星之所由也

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鄭氏音壓桑之壓師古曰音鳥點反此為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

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師古曰杖謂倚任也屋大柱小可為寒心師古曰言天下事重大臣之任當得賢能者

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師古曰邪使之人誠可賤惡勿得寵異令其盛彊也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

應王者號令為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為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為未得其節也又填星

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張晏女曰歲星為帝填日生為女主也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仰張晏曰兩

宮謂紫微大微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孟康曰角兩星為天門房為明堂尾為後

宮蘇林曰常占當從尾北而太白發越犯庫張晏曰發越疾貌也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張晏曰黃龍軒轅也

當門而出隨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為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熒惑厥弛

張晏曰厥弛動搖貌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師古曰進其黨類而擁蔽善人孟康曰端門太白出端門太微正南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

堂張晏曰熒惑入營室也孟康曰火入室謂熒惑歷兩宮也金謂太白也上堂入房星也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母忽親

疏之微師古曰微謂其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滅消

散積惡

師古曰曰歲與穢同

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

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

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

伏不見而為彗

師古曰曰彗與彗同

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

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

陛下也

師古曰篤厚也右與祐同祐猶助也

宜深自改治國故不可以威

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

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聞者春三月治大獄時

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

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

張晏曰違於月令也師古曰奧溼也音於

六反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

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

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

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

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

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

鼓之相應也

師古曰枹擊鼓之椎也音孚其字從木也

今朝廷忽於時月之

令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下請

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

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

孟康

曰婺女須女也北方天
地之統陰陽之終始也

水為準平王道公正脩湖則百
川理落脉通師古曰落謂經絡也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

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

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

雨水並為民害師古曰畎澮小流也許慎說廣尺深尺曰畎廣二尋深二刃謂之澮川者水貫

穿而通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

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師古曰皇甫卿士周室女寵之族也唯陛下留

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

也地有上中下其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

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

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閒者關東地數震五星

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固志建威閉

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夫本彊則精神

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

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言也

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

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

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

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師古曰通人謂薦達賢材也陵夷謂積替也馬不伏

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師古曰伏歷謂伏槽歷而秣之

也趨讀 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

有忠信非虛言也陛下乘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

聞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士之

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使爲君子詔

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英雋如近世貢禹以

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

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

僞並與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

趙飛燕姊妹也 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

家非一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

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

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

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士

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

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

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

反覆愚臣之言師古曰財與裁同謂裁量而反思之是時哀帝初立成帝

外家王氏未甚抑黜而帝外家丁傅新貴祖母傅太后

尤驕恣欲稱尊號丞相孔光大司空師丹執政諫爭久

之上不得已遂免光丹而尊傅太后語在丹傳上雖不

從尋言然采其語每有非常輒問尋尋對屢中遷黃門侍郎以尋言且有水災故拜尋爲騎都尉使護河隄初成帝時齊人甘忠可詐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以言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於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忠可以教重平夏賀良容丘丁廣世服虔曰重平渤海縣也東郡郭昌等中壘校尉劉向晉灼曰容丘東海縣也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衆下獄治服未斷病死賀良等坐挾學忠可書以不敬論後賀良等復私以相教哀帝初立司隸校尉解光亦以明經通災異待幸白賀良等所挾忠可書事下奉車都尉劉歆歆以爲不合五經不

可施行而李尋亦好之光日前歆父向奏忠可下獄歆安肯通此道時郭昌爲長安令勸尋宜助賀良等尋遂白賀良等皆待詔黃門數召見陳說漢歷中衰當更受命成帝不應天命故絕嗣今陛下久疾變異屢數天所以譴告人也宜急改元易號乃得延年益壽皇子生災異息矣得道不行咎殃且亡師古曰言知道不能行之必有殃咎將至滅亡有洪水將出災火且起滌盪民人哀帝久寢疾幾其有益師古曰幾讀曰冀遂從賀良等議於是制詔丞相御史蓋聞尚書五曰考終命師古曰周書洪範五福之數也言得壽考而終其命也言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

朕以眇身入繼太祖承皇天總百僚子元元未有應天心之效卽位出入三年災變數降日月失度星辰錯謬

高下貿易

師古曰言山崩川竭也

大異連仍盜賊並起朕甚懼焉

戰戰兢兢唯恐陵夷惟漢興至今二百載歷紀開元皇

天降非材之右漢國再獲受命之符

師古曰右讀曰祐祐助也帝自言不

材而得天助也朕之不德曷敢不通夫受天之元命必與天下

自新其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為太初元年號曰陳聖

劉太平皇帝漏刻以百二十為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後月餘上疾自若

師古曰自若言如故也

賀良等復欲妄變政事

大臣爭以為不可許賀良等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宜

選丞相御史以解光李尋輔政上以其言亡驗遂下賀

良等吏而下詔曰朕獲保宗廟為政不德變異屢仍恐

懼戰栗未知所繇待詔賀良等建言改元易號增益漏

刻可以永安國家朕信道不篤過聽其言幾為百姓獲

福

師古曰幾讀曰冀

卒無嘉應久旱為災以問賀良等對當復

改制度皆背經誼違聖制不合時宜夫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六月甲子詔書非赦令也皆觸除之

師古曰唯赦令不改餘皆

除賀良等反道惑眾姦態當窮竟皆下獄光祿勳平當

光祿大夫毛莫如與御史中丞廷尉雜治當賀良等執

左道亂朝政

師古曰當謂處正其罪名

傾覆國家誣罔主上不道賀

良等皆伏誅尋及解光滅死一等徙敦煌郡

贊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然子

贛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

可得而聞已矣漢興推陰陽言災異者孝武時有董仲

舒夏侯始昌昭宣則眭孟夏侯勝元成則京房翼奉劉

向谷永哀平則李尋田終術此其納說時君著明者也

察其所言仿佛一端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

則屢中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

者之大戒也京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構怨彊臣

罪辜不旋踵亦不密以失身悲夫 前漢書卷七十五

前漢書卷七十六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

漢 蘭 臺 命 史 班 固 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 直 郎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

師古曰言蠡吾舊屬河間

後屬涿郡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潔通敏下士為名舉茂材

平準令察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

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上

孟康曰蠡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

也 萬曆二十五年刊

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無

所聽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宗族賓客謀欲

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師古曰起居謂居處之處及欲發起之

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弃市莫敢

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霍

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

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師古曰原褚二姓也賓

客犯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

褚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

俗朋黨廣漢患之屬使其中可用者受記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

古曰擇其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出右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

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師古曰遣知其事由又教吏為

鉅笮師古曰鉅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而不可出或鉅或笮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笮

音同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

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

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為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

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

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將兵屬

蒲類將軍趙充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

漢為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師古

曰尉薦謂安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尉而薦達之

千石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

匿咸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廣漢聰

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

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廣漢

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尤善

為鈎距以得事情晉灼曰鈎致也距問也使對者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

其術為鈎距者設以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已

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

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

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求

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

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

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將

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曰京兆

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束手得善

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

則得免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開戶出下堂叩頭

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吏謹遇給酒肉至

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斂以棺

衣斂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召

尸也符追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

為我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亭長既至廣

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

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長

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如

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秩百石師古

增其秩以厲其行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

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

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

從迹喜過京兆界師古曰從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

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將軍霍光秉

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師古曰識發長

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廋索

私屠酤推破盧罌斧斬其門關而去師古曰廋讀與搜

廋所以居罌罌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

之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

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專屬疆

壯蠶氣師古曰蠶與鋒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

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

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者

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

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者

帝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

使長安丞案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

所乏軍興文穎曰尉史尉部史也禹其名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

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師古曰令就問之不

追入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師古

日蘇賢同邑之子也合音力成反後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

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

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

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

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繫齋也廣漢得此使

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

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

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

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

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

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

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

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咎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

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

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

萬曆二十五年刊

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數罪天子可其奏吏
民守關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
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
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
少孤與李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劔人莫能當
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而
鬪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
百賈畏之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
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

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
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

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

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
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尉孺部汾北師古

姓也曰閱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
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

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

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

人師古曰邑子同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

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

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

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師古曰言

決斷諸縣姦邪師古曰披有罪者藉也有急召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藉師古曰言

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師古曰

之中及行縣時則收取罪師古曰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

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郟許仲孫

師古曰郟縣之豪姓年名仲孫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

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弃仲孫布

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

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

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

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

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師古曰

所經過及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猶率也師古曰類緩於小

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畜官師古曰論罪決罪

有苑師之屬故曰掌使斫莖師古曰莖斬責以員程不

得取代師古曰員數也計其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

鈇自剄而死師古曰鈇斫莖刃也使其所莖故因以莖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 七

之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師言
發則獲之無有遺失故為最也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絮
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曠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曰曠古以為謙
字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
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師古曰右
猶上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
也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
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少
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名
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
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
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
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
也日者燕王為無道韓義出身彊諫為王所殺義無比
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
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
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
石先是趙廣漢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
相告訐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

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
為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
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為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
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
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
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為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
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數年徙為東郡太守黃
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
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

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脩治學宮

師古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

春

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

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

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

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也

正也伍長同伍之中置一人為長也

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

師古曰閭舍止也

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
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
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
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
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身首不相絕也瘖

音於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暨治視師古曰遣醫

今反之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

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

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

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

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

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母虧大化乎延壽

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

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延壽遂待

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

獄大減為天下最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

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

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

無所益重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勸耕桑

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

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

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

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卧傳

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

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

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

弟弟又讓之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故云相移

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

善故令表顯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以示勸勵

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勅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

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延

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

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

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

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已之士故忌害之欲陷以

罪法延壽聞之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

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

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

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

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

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爵

延壽衣黃紕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駕四馬傳總建幢棨

李奇曰戟也晉灼曰傳著也總以緹繪飾鏤鎡也建立也幢旌幢也師古曰幢麾也棨有衣之戟其衣以赤黑

繪為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鼓車歌車孟康

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棨戟古曰郊祀時備法駕也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之六

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

師古曰旁音步

浪反歌者先居射室

李奇曰都試射堂也

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

虞服

曰噉音叫呼之叫

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

士從者帶弓鞬羅後

師古曰鞬弓衣也

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

被甲鞬輦居馬上抱弩負簞

如淳曰簞盛弩箭箠也師古曰鞬輦即輦輦也簞盛

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鞬音丁奚反輦音莫侯反

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

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

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

刀劔鉤鐔放效尚方事

師古曰鉤亦兵器也似劔而曲所以鉤殺人也鐔劔喉也又曰

鐔似劔而小

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

師古曰假謂顧賃也繇讀

與徭同

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効奏延壽上

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

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寃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

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

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

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

師古曰奏進也

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為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

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

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為吏以已為戒子皆以父言

去官不仕至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

眾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

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

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察廉

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

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

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之日唯恐

屬車之行遲師古曰不欲斥乘與故但言屬車耳今天子以盛年初即位

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褻而昌邑

小輦先遷李奇曰挽輦小臣也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

敞以切諫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

敞敞為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

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輿之用

度也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

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

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

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

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

晉師古曰衰音初為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

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顓魯故仲尼作春秋

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迹譏世卿最甚迺者大將軍決大計安

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朏日蝕晝冥宵光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祆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陛下褻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顓政貴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

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師古曰直讀曰值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

微眇書不能文也

師古曰眇細也

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

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又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敝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政

事疊疊不舍晝夜

師古曰疊疊言勉強也舍息也疊音尾

羣臣有司宜各

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

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

無以佐思慮又處閒郡

師古曰閒讀曰閑

身逸樂而忘國事非

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金

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

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

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

所以興之狀

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

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

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

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

如厚曰壹切權

時也趙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

天子許

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

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

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

由是

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

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

不聽鄭衛之樂

孟康曰葉陽秦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音式涉反

楚嚴好田獵樊

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

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

口非惡旨甘耳非

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者欲者

師古曰嗜讀曰嗜

將以率二

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傳母

師古曰輜輶衣車也輜音苗又音進退則鳴玉佩內飾

楚疑反輶音步千反又音步丁反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表結束綢繆也師古曰自結固也此言尊貴所

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

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

聞亦未宜也師古曰上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

令后姬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

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

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

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

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寤廢長安市盜尤多百賈苦之

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

會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師古曰溫厚言

富足也童騎以童奴為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

師古曰貰緩也把執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曰致至於官府偷

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

權補吏職也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

偷長以赭汙其衣裾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閱出者師古曰閭

謂里之門也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

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

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

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

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

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

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越法縱舍

有足大者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

方略耳目發伏禁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

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

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

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也言人眾之多也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

及為真父者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

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

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

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街也使御

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以此自障面則得其

便故曰便面亦曰屏面今之沙門所持

又為婦畫眉長

安中傳張京兆眉孟康曰撫音誦北方人謂媚有司

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

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

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

為大夫平尚書事故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

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

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

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而敞奏獨寢

不下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之六 列傳 十六

日絮音拏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姓也音如居反又音人餘反

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

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

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

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

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師古曰言汝不乃棄舜市會

立春行寃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師古曰編聯也

前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事

為輕也師古曰從輕即先下敞前坐楊

憚不宜處位奏免為庶人敞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

從闕下亡命師古曰不還其本縣邑也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枹鼓數

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効使使者即家在

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賊殺不辜之事及使者至妻子家

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捕

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

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掾絮舜舜

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

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之州縣為符教也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

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

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

萬曆二十五年刊

列傳

七

為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

師古曰區謂居止之所也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王同族宗室

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止賊盜若囊橐之盛物也吏逐捕窮

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

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

之廊舍也一邊虛為一兩夏敞傳吏皆捕格斷頭師古曰

者也轅音老芬音扶分反附言敞自監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

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

守滿歲為真太原郡河頌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

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

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天

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敞所誅殺太原

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

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相是時梁王驕

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

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黠馬

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柱後惠文彈

治之耳晉灼曰漢注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纒裏鐵

今冠兩角以解薦為名耳師古曰纒即秦時獄法吏冠

今方目紗也纒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

萬曆二十五年刊

前漢書卷七十一

列傳

第五十一

柱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
掾言武必辯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
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
及也竦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

師古曰贛音貢

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

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

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

師古曰以施行詔太條問之皆曉其事

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

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獄主囚也監音工銜反

又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

師古曰郡有文學官治而尊事之以為師也

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

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

如淳曰漢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而

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

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

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詬

笞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

聖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

古曰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

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

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

尊供張如法而辦

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號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

以

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

法守城為民父母

師古曰城謂縣城也

抑彊扶弱宣恩廣澤甚勞

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

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更改也有如此明慎

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勅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

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又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

不脩則不可以致千里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闌門檄也音

魚烈反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

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

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

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

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

師古曰直符史若丞戒之戒之

相隨入獄矣

師古曰意丞教戒張輔令輔繫獄數日死其避罪故以此言豫勅之

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

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

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王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

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

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子也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丞

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鄴令師古

扶風之縣音媚遷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

至邛邰九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音來歎曰奉先人遺

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吏

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師古

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

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舉奏尊

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

傳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頗生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璽書至廷中

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

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鼠鄰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尊曰毋

持布鼓過雷門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

布為鼓故無聲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

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勅廐長大王

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

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

相人皆弔尊也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

言王勇顧但負責貴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

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師古曰陽尊舉為好語也

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師古曰視讀曰示王欲誣相拔

刀向王邪王情得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又雅聞尊高名大為

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張晏曰太奏尊為

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

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又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僕師古曰皇后之屬不復與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師古曰五常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也事見虞書臯陶謨也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為海內患

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士時百官共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動也音頻寐反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間行

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
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

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

師古曰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前事

重難也 猥歷奏大臣 師古曰猥多也曲也 無正法飾成小過以

塗汙宰相權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

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為

吏民害 晉灼曰 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二

千人逐捕 師古曰迹射言能尋跡而 歲餘不能禽或說

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 師古曰在天子輦轂 發軍

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 師古曰視 獨選賢京兆尹乃

可於是鳳薦尊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旬月間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為真凡三歲

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

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 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

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 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

為尚 放曰所捕宜今發吏 師古曰當 尊又曰詔書無京

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間千人以上尊出行

縣男子郭賜自言尊 師古曰有免事自言 許仲家十餘

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 師古曰公然而 吏不敢捕尊行

縣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

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為大言倨嫚姍上

師古曰姍古訕字也威信日廢不宜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

惜之湖三老公乘輿等師古曰湖縣名也今魏州湖城縣取其名上書訟尊

治京兆功效日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勦劫良民殺

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

師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中二千石號

為卿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為羣盜滯疆吏氣傷沮流

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金爵重賞

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

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

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

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效致也斬其首而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

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強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

西萬章箭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音矩晉灼曰箭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箭作酒之家

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

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

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

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解也音憚說讀曰悅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

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

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憂無承用詔

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原其所以

出御史丞楊輔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師古曰謂

其口惡而心不信也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

利家梓搏其頰師古曰梓搏擊也音才兀反搏擊也兄子閔拔刀欲剉之

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

建畫為此議傅致奏文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傅讀曰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

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

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

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閒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

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也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

患也臣等竊痛傷尊脩身絜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也砥

音指首音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

解國家之憂功著職脩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

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

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

訟獨掩怨讎之偏奏猥被共工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

流之於幽州也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

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

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孔子

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

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

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

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放於無

人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及任舉尊者當獲選

舉之辜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即不如章飾

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

路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

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

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祭水也

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師古

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

止尊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

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之勇

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

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

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

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

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

尹坐奕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爲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爲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爲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爲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爲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爲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爲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

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爲之卽今俗呼爲龍具者

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

張晏曰平生

獄卒夜閱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

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

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爲大將軍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爲泰山太守皆令贖

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為之語

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

延壽馮商傳王尊楊雄亦如之張晏曰劉向作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

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

風然皆許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

表張敞行行履忠進言師古曰行行彊敏之貌也音口翰反緣飾儒雅刑

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媼之名師古曰媼古媼字也

謂走馬拊馬及畫眉王尊文武自將師古曰將將助也所在必發譎詭不經

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

遷哀哉

前漢書卷七十七

蓋諸葛劉鄴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諱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音公益反

明經為郡文學以

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師古曰百官公卿表郎中令屬官有郎中車戶騎三將蓋各以所主為名也戶將者主戶衛也劾奏衛

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并連及安

世居位無補

師祖曰過殿門不下車也

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

大臣非是左遷為衛司馬

蘇林曰如今衛士令也臣先

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使市買

師古

日繇讀

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衛者

蘇林

尉官屬也

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

文穎

日私見使而

尚書責問衛尉

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

由是衛官不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

輒上奏辭

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天子發故上奏辭

自此正焉寬饒初

拜為司馬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

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

冠大冠帶長劔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

病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

代上臨饗罷衛卒

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

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

請願復留共更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師古曰更猶今言番也音上衡反

宣帝嘉之以寬饒為大中大夫使行風俗多所稱舉貶

黜奉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

所劾奏衆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

師古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

公卿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

師古

日繇讀與徭同失徭

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

師古

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

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

寬饒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

師古曰言自尊

抗無所

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迺

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

目卑下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

狗鬪師古曰沐猴鬪猴坐皆大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師古曰說

讀曰悅印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

閱多矣師古曰言如客舍行客輒過之故多所經歷也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

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

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廼解寬饒為人

剛直高節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半以給吏民為

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戍不

取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貴戚人也起自

師古曰人皆怨之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上以其儒

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

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愈矢意不快數上

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

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

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

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

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

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

曰拂讀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

曰弼萬曆二十五年刊

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

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遠氏之高蹤師古曰遠伯玉

邦無道則可而慕子胥之未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

卷而懷之誅戮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此之

也貴重之極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

不測謂深也師古曰挺然直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

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

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奏

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為周召師古言

使奄人當權軸也以法律為詩書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又引韓氏易

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

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

怨謗終不改下其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

意欲求禮大逆不道師石曰禮占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已諫大夫鄭昌愍

傷寬饒忠直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上書

頌寬饒曰臣聞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

為之不起司隸校尉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進有憂國

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應劭曰許

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師古曰許氏史氏有外屬之恩金氏張氏自託在於近

也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陳國事有司劾以

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憐之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曰言間者何久闊不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哀於天子也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

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

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

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

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師古曰卒讀曰

辭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故常願捐一旦

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

謂聯次簡續也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

曰却退也誠臣所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

今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

黨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

于天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害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載物無不容

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

惡非得顯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勉處中和順經

術意恩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

宴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復上書言

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隱公慈而殺

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叔武弟而殺於

兄師古曰叔武衛成公之弟夷叔也成公避晉之難出奔陳使大夫元咺奉叔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

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夫以四子之行屈

平之材師古曰屈平即屈原也然猶不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

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誅以顯君臣誠願之獨恐

未有云補而為眾邪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

忠臣沮心智士杜口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夏繫治

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告光祿

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迺制詔御史城門校

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

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脩法度專作苛暴

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尉不內省諸已而

反怨堪猛以求報舉

師古曰舉言其事以報怨

告案無證之辭暴揚

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

師古曰前言謂舉堪猛之美今乃更言其短是

不顧也

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

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也舉孝廉為襄贛令

蘇林曰贛音肥東海縣也

上書

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婕

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聞

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

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

饗魚鳥之瑞

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

然猶君臣祇懼動色

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

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

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

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

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

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予必有禍而無福市

道皆共知之

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日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

朝廷莫肯壹言

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

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

繫掖庭祕獄

師古曰漢書舊儀掖庭詔獄命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

羣臣莫知

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

丹大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

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俱上書曰臣聞明主垂寬容之聽崇諫

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

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

讐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此其

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也詭異於眾也故得拔至

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公族

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

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

眾共之師古曰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

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鳴犢今

天心未豫張晏曰豫悅豫也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

問衷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

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

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

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

暴人有懼心精銳銷爽蘇林曰爽弱也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

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也一日謂達

也四聰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徒繫輔共

工獄蘇林曰考工也師古曰少府之減死罪一等論為

鬼薪終於家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

亦娶也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

日貢也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

車屬如今弟立與高武侯傅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同門謂

同師也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

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孰曰革生曰革上笑曰我識

鄭尚書履聲父之上欲封祖母傅太后從弟商崇諫曰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

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傅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

亂制度逆天人心非傅氏之福也臣聞師曰逆陽者厥

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神者

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艱難唯耽樂是

從時亦罔有克壽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此皆犯陰陽

之害也臣願以身命當國咎崇因持詔書案起師古曰案者即

寫詔文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顛制

邪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于襁

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欲報之德

皦天罔極

師古曰皦字與昊同

前追號皇太太后父為崇祖侯惟

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

師古曰殊異也慙愧也音女六反

侍中光祿大

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自保大

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

恩義最親其封商為汝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

為汝昌哀侯崇又以董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數

以職事見責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

調素害崇知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

責崇曰君門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

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

崇對曰臣門如市臣心如水

師古曰言至清也

願得考覆上怒

下崇獄窮治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

師古曰鄆音偃

以明經為郡吏御

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

師古曰除謂脩

飾掃除也設儲侍

師古曰謂豫備器物也侍音丈紀反

寶自劾去忠固還之

師古

固者謂再三留之

心內不平

師古曰恨其去也

後署寶主簿寶徙入舍

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

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

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寶曰高士

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

師古曰言大夫以為

寶適可為主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

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

文而移寶自近

師古曰文謂書也

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

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况主簿乎

師古曰言士不遭遇

知已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

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質直宜備

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

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姊子軟

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造意渠率

皆得悔過自出

師古曰渠大也

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奏商為亂

首

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

春秋之義誅首

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商徵下獄寶

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言為車騎將軍所

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直時帝舅紅陽侯

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數百頃

師古曰隱度而取之

也草田荒出也占音之贍石

頗有民所假少府陂澤略皆開發

師古曰舊

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惣謂為草田占云新自墾

上書願以入

縣官

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

有詔郡平田予直

師古曰受其田

而準償價直也

錢有貴一萬萬以上

師古曰增於時價

寶聞之遣丞相

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猾不道尚下獄

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薨次當代商上度

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驃騎將軍

如淳曰度過也過立

而用根

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上以寶著名西州

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三十斤蠻夷安輯

吏民稱之徵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言掾所部內豈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取空受職師古曰印讀曰仰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扈商事也郤與

際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

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

知其有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

閣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穉季

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眾口謹譁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規反

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曰杜塞也

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因

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同

土壤素無畦皆師古曰畦音涯皆音才賜反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

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值遇也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

萬曆二十五年刊

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
所譴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三歲京師稱之會淳
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家穉季
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位徵寶
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
事元帝有卻師古曰以當熊事慙而嫉之傅太后使有司考馮太后
令自殺眾庶寬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
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缺以揚我惡師古曰擿發之也我當坐之上廼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
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

光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

下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臣幸得銜命

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之明按尚

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一辭師古曰榜

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冤疑昌與崇內有纖介師古曰言有細

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冤譖虧損國

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眾心書奏天子不說以寶

名臣不忍誅廼制詔丞相大司空司隸寶奏故尚書僕

射崇冤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

邪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

不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其免寶為庶人哀帝崩王莽
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迎中山王
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巂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
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
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經典兩不
相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
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君奭是也兩不相
損者言俱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
有令名也師古曰言雷同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師古曰言此非
朝廷美事也時大臣
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承制罷議者會寶遣
吏迎毋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司直陳崇以奏寶事

下三公即訊寶對曰年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

章師古曰詩感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
志亂或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寶坐免終於

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長師古曰諸琅
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

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
躡也言承躡

故事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

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

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師古曰填
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定陶

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

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

武庫兵器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共養勞賜

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未用不以民力共浮費別公

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漢家

邊吏職在距寇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

之誼家不臧甲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

臣私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

家備李奇曰契缺也共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於微妾建立

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奚取於三家

之堂臣請收還武庫上不說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

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錢請更

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之禮

與則虞芮之訟息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

反奏請與永信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露奏也眾莫

不聞舉錯不由誼理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

化失俗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徵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

郡都尉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

帝崩莽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

馮太后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

立侍御史丁玄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爲
中太僕丁玄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爲河
內太守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並爲郡

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

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曰宣帝王
皇后父奉光封

邛成侯成帝母亦姓而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後

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日並恐其犯

法自造門上謁謂林卿曰冢間單外君宜以時歸師古
曰單

外言在郊郭林卿曰諾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
曰婢

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並具知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

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已卽且遣吏奉謁傳送林

卿素驕慙於賓客並度其爲變儲兵馬以待之林卿旣

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師古曰
諸官曹

之所通呼爲寺建鼓一石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並

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爲開閉之時

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迺令奴冠其冠

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騎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
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

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

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迺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
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

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吏書表其事也

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誦唯譁以為實死成帝太后以

叩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泣泣為言哀帝哀帝問狀而

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陵陽嚴詡詡本以

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閣自責終不大言

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為設祖道詡據地

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吾哀潁川士身豈

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到將有僵仆者故

相弔耳詡至拜為美俗使者又潁曰宣美化使者是時潁川鍾

元為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第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

日臧謂致罪之臧也並為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

等之罪如淳曰臧死罪一等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

不在於太守元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季款多

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至姦人

婦女持吏長短從橫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求

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之

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不治鍾

威所犯多在敕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關

迺收之趙季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負

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吏格殺之亦得趙季宅郡持

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賴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疾病

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為遺令也曰告子恢吾生素餐日久

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葬古曰贈終者布帛曰賻音附

為小椁師古曰言止作小槨纔容下棺而已無令高大也宜讀曰但恢如

父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

無以加也若采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

諸葛劉鄭雖云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以

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汗於冀州孟康曰汗也師古曰母將隆為冀州牧與史

立丁玄共奏馮太后事是為汗曲也孫寶撓於定陵師古曰撓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不治

杜穉季也撓音女教反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尹翁歸云

丁丑年刑

前漢書卷七十七終

漢書卷七十八

蕭望之列傳第四十八

漢

蕭

臺

令

史

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校刊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徙杜陵家世以田為業

至望之好學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令詣太常

受業如淳曰令郡國官有好文學敬長蕭政教者復事

同學博士白奇師古曰常同與后倉又從夏侯勝問論

語禮服師古曰禮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

秉政長史丙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

先是左將軍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

入自備吏民當見者露索去刃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

體而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匆匆

光聞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

幼主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曰令太平之是以天

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見者皆先

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白屋之意

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洗髮一飯三吐哺以接於是

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聞仲

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之以射策甲科為郎師古曰

謂為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列

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

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署小苑東門

候師古曰署補署也門仲翁出入從倉頭盧兒師古曰

之給賤下車趨門傳呼甚寵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

從者甚有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關為師古曰錄

尊寵也望之曰各從其志後數

年坐第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御史大夫魏相

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

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親

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
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之意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
名曰此東海蕭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無有所諱望之
對以爲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
公鄉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
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
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
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
材以爲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
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對奏天子拜望之爲謁者時上初卽位思進賢良多上

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丞相御史次者中二

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

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它職事試之

下者

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

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

累遷諫

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

反誅望之寢益任用是時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者補

郡國守相以望之爲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爲

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姓恐德化之不

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未而忘其本者也朝

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願陛下選明經

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
 諸侯聞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
 康之道其庶幾乎外郡不治豈足憂哉書聞徵入守少
 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
 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
 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
 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
 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
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
 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

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羗虜
 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縣讀曰僻
 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師古曰度音徒各反願令諸有臯非盜受財
 殺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
日差次也八郡即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
 有司望之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困陰陽之氣師古曰函與含
 同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民
 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不
 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堯
 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今欲令民量

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
法不壹也人情貧窮父兄囚執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
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
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
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政教壹傾雖有周召之佐恐不能復古
者藏於民不足則取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
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
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賦計口古之通議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
而歛也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

以加也今議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
子復下其議兩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
馮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
年百姓猶不加賦而軍用給今羗虜一隅小夷跳梁於
山谷間漢但令羣人出財減學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
良民橫興賦歛也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
苦也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
頗言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
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有金選之品
應劭曰呂侯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

音刷金銖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銖銖即銖也其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劓辟疑赦其罰惟伯刺辟疑赦其罰倍差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是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敝備阜衣二十餘年如日雖有五等服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尤至來春將大困乎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敝幸得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不贍師古思也竟讀曰境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

名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邊郡數彼兵離飢寒師古曰天絕天年父

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給之也固為軍

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令文專為軍旅條暴而施設聞天漢四年

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

假貸至為盜賊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至攻

城邑殺郡守充蒲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

與兵擊之師古曰軍典之法也誅者過半然後衰止愚以為此使

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

亦以為羗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遂不施敝議望之為

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先是烏孫昆彌翁歸

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

師古曰昆彌烏孫之王願以漢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

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

蘇林曰宗室女也

結婚內附畔

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孫絕域信其美言萬

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二年遣長羅侯惠使

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死其兄子狂王背約

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煌郡惠至烏孫責以

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公卿議望之復以為

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

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

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

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與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

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

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

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

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

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

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古師

曰士句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句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

辭也大其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不伐喪也

慕化鄉善稱弟蘇林曰弟順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

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壽昌師古曰曰此望之不知權道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歲之初首謂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其人又云咎在臣等是其意毀丞相

相乃下侍中達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史中丞

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同共問之望之免冠置對天子繇

是不說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師古曰繇音凌奏侍中謁者良使

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

下手蘇林曰伏地而言也而謂御史曰良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

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庭中差居丞相後丞相

謝大夫少進揖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

相鈞禮師古曰不為前後之差也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

父我邪服虔曰寧能與吾父同年邪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

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准御史大夫史員四十

五入皆六百石其十五人給事殿中其餘三十人留守

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自給車馬者令其自乘私車

也馬少史冠法冠為妻先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引謂導車前又

使賣買私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買而史以其

私錢增益之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師古曰

本朝所仰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古讓字受所

監臧二百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

上一尺請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

者禮遇丞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亡以扶政帥先

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于理使光祿勳

惓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

者即謂楊惓也命惓授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惓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

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師古曰讐言古愆字望之

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

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

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

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

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

遂視既發相士烈烈海外有截陛下聖德充塞天地光

被四表匈奴單于鄉風慕化奉珍朝賀自古未之有也

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

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
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

書曰戎狄荒服

師古曰
逸書也

言其來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

嗣卒有鳥窠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

師古曰卒終也
本以客禮待之

若後不來
非叛臣

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

也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
以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
覆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
不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外屬侍中樂陵侯
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大司馬

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夫皆受
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宜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孝元帝

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亂陳王
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人夫劉更生給事

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道上以

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

師古曰意信嚮
之而納用其言

初宣帝

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

石顯又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

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顯又時傾仄見誑

師古曰言

其不能持正故議論大事
見誑於天子也

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

明之選自武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

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

與高恭顯忤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

也書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

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軍高

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

讀曰示以朋所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

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實有卞莊之威至乎耳順

之年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之高致也窟穴黎庶

莫不懼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國家委任誠得其人也今將軍規

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間

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若管晏而

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

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

趨走之役也修農圃之疇師古曰美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

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

也條草器也如將軍昭然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

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度越常檢而為興周召之遺

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

師古曰鋒刃端也
也
師古曰鋒刃端也
奉萬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師古

日與之相見朋數稱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惡也

言許史過失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

史李宮俱待詔堪獨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

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更求人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

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

白見朋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

書令在旁知我言狀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

望之自訟下於宅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者宣帝時

與張子矯等待詔師古曰矯音巨以行汙濊不進師古曰濊

與穢同欲入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

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俟望之出休日

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

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

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

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

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

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

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

先驗師傳既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

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亡它罪過今事又遠識忘

難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

勲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

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

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

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

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

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讒譖而訴之也

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

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又請辱建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而

白之於天子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

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

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傳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

此非頗詘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

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

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

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

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

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望之自

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讀曰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

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

日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义留我死竟飲鴆自殺天子聞

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

太官方上晝食上乃郗食為之涕泣哀慟左右師古曰

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皆免冠謝良义然

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有詔加恩長子伋

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

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

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

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

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而漆令郭舜殿

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

六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右者言

若今言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師古曰左右者言

職事對師古曰忿其為漆令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

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

一白衣男子耳何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

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

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

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

梁子政阻山為害又不伏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疆也育

為右扶風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

免官哀帝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

育者舊名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

若安車也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守

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元

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靜

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為

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聞

當世往者有王陽貢禹故長安吾曰蕭朱結綬王貢彈

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公卿子顯名咸最

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二十中丞時朱博尚為

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遂並歷刺史郡守

相及為九卿而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

丞相育與博後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

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

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

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吏二千石者六七十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間師占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構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師占日圓師占衰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身為儒宗輔佐之師占

能近古社稷臣也

前漢書卷七十八終

